

五十年文萃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五十年文萃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五十年文革: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 /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3

ISBN 7-81074-254-X

I. 五... II. 内...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974 号

书	名	五十年文革
编	者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
任	石 斌	
封	丹 森	
面	康 庄	
设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计	呼 和 浩 特 市 大 学 西 路 235 号 (010021)	
字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版	刷	内 蒙 古 民 族 印 刷 厂
发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5
开	数	1—1000 册
印	数	400 千
字	期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号	ISBN 7—81074—254—X/G·27
标	准 书	全 套 (24 册): 精 装 768.00 元, 平 装 648.00 元
定	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 序

布赫

新世纪伊始,内蒙古师范大学迎来了自己的 50 岁华诞。为庆祝建系 50 周年,师大汉文系出版了大型丛书——《五十年文萃》。这套丛书集中了汉文系 50 年科研、教学与创作的主要成果,反映了汉文系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看到此书,如临故土,如闻乡音,倍感亲切。欣喜之余,我很想为这套丛书写上几句话,以示祝贺。

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在内蒙古地区建系最早,是全区中学语文教师的摇篮。尽管内蒙古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但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汉文系全体教职员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源源不断地向全区乃至全国输送了一批批合格人才,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作为内蒙古人,感谢你们多年来付出的辛勤劳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经过 50 个寒暑春秋,我欣喜地看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不断地发展壮大,目前,已成为校内教师力量强大,学科建设完备,科研成就显著,学生人数众多的龙头专业。在新的世纪里,师生们正

以饱满的热情、科学的态度、不懈的努力,改变着内蒙古教育的落后面貌。我相信,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完善、繁荣和发展,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一定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建设成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形势的、富有开创精神的专业,并进入我国该专业高等师范教育的先进行列。

大学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的地方。我以为,除了教育和培养职能之外,大学还应将科学研究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综合性大学应该如此,师范大学亦应如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综合性大学科研氛围、力量与条件较之师范院校要强。但是,我感觉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没有受此影响,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科研活动中,兢兢业业,自强不息,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非一朝一夕、举手投足之易。汉文系的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甘于寂寞,甘于淡泊,以做“知识人”为乐,实在令人钦佩。其实,耐得住寂寞与清贫,正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教师应有的精神品格。在商品大潮席卷之下的今天的学术界,这种精神尤为可贵。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是因为有这种可贵的精神,才使他们在条件有限的环境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科骨干,产生了相当丰厚的科研成果。我心里真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据我所知,内蒙古各大学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套像师大汉文系这样规模庞大、数量众多、质量较高、学术性强的丛书。汉文系此举,让人感到那里的学术气氛是浓厚的,成果是显著的。同时也看得出汉文系的领导集体

堪称教育事业的“有心人”，他们以新的观念引导着这个集体，努力培养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尽量为教师们的科研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使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我们知道，没有理想，没有勤奋，没有学识，没有孜孜不倦的探索，便无所谓教育。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精进不休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态度是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发扬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教师并不重视科研工作，认为一位教师只要上好课便完成自己的天职了。这实乃一种偏见。我希望，持有这些观点的同志们借鉴一下内蒙师大汉文系的经验，谦虚谨慎，重视科研，从而使教学与科研比翼双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教好书，育好人。

《五十年文萃》证明了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学术研究实力。丛书精选了汉文系 50 年来，特别是目前在职的教师们多年辛勤钻研的成果，共 24 卷，近 1000 万字，其中包括论文、专著和创译三部分。

丛书中所收的学术著作、论文囊括了语言文学专业的各个领域，从语言到文学，从理论到实践，纵贯古今、横跨东西。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西方现当代文学观的解析；在文学实践的研究方面，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包括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中，东西方文学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从古代汉语的虚词，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都进行了系统、深刻的研究。此外，对中外文化、中国书法艺术、语文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就。总之，丛书中所收专著与论文，均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科学的研究方法、新的理念对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了研究者扎实的学养功底和创新的学术眼光。

丛书创译编有小说、散文,也有诗歌和翻译作品。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个人认为,此编虽然数量不多,又是业余的创作,但足以表明汉文系教师良好的文学修养、外语水平和勤奋刻苦的精神。在商品大潮冲击的今天,文学创作也日益商品化了。但我感到,丛书所收作品并没有商品的味道。创作者严守着一条准则:为人生而写,为理想而作。我在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就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我建议广大的文学爱好者都来读一读,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着写一写,那将会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这是一套值得肯定的、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丛书。我相信,这套书籍不仅会推动内蒙古的教育及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教育及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也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知道,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在努力,成果还会一天天增加,成绩还会一天比一天昭著,我真诚地期待着师大汉文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值此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之际,我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002 年 3 月

目 录

古易蠱测·····	(1)		
释例·····	(13)		
凡例·····	(16)		
1 乾(一)·····	(17)	17 随(四十七)·····	(57)
2 坤(三十三)·····	(20)	18 蛊(蠱)(十六)·····	(59)
3 屯(二十三)·····	(24)	19 临(三十六)·····	(61)
4 蒙(十三)·····	(27)	20 观(五十九)·····	(63)
5 需(十八)·····	(30)	21 噬嗑(夬、赫)(五十五)	
6 讼(五)·····	(31)	·····	(65)
7 师(三十七)·····	(34)	22 贲(十四)·····	(67)
8 比(十九)·····	(37)	23 剥(十一)·····	(70)
9 小畜(五十八)·····	(39)	24 复(三十九)·····	(72)
10 履(四)·····	(41)	25 无妄(天无)(七)	
11 泰(三十四)·····	(44)	·····	(74)
12 否(二)·····	(47)	26 大畜(十)·····	(77)
13 同人(六)·····	(49)	27 颐(頤?)(十五)·····	(79)
14 大有(天无)(五十)		28 大过(四十八)·····	(81)
·····	(51)	29 [习]坎(十七)·····	(83)
15 谦(嗛)(三十五)		30 [畴]离(四十九)	
·····	(53)	·····	(86)
16 豫(二十七)·····	(55)	31 咸(四十四)·····	(88)

32 恒(三十二)····· (91)	47 困(四十五)····· (124)
33 遯(恩?)(三)····· (93)	48 井(二十四)····· (126)
34 大壮(二十六)····· (95)	49 革(四十六)····· (129)
35 晋(五十一)····· (97)	50 鼎(五十六)····· (131)
36 明夷(三十八)····· (99)	51 震(二十五)····· (134)
37 家人(?)(六十三) ····· (101)	52 艮(九)····· (137)
38 睽[弧](五十三) ····· (103)	53 渐(六十)····· (139)
39 蹇(二十)····· (106)	54 归妹(二十九)····· (141)
40 解(射?)(三十) ····· (108)	55 丰(彗)(三十一) ····· (144)
41 损(十二)····· (110)	56 旅(五十二)····· (147)
42 益(六十四)····· (112)	57 巽(五十七)····· (150)
43 夬(夬)(四十二) ····· (114)	58 兑(四十一)····· (152)
44 姤(遯?)(八)····· (117)	59 涣(六十二)····· (154)
45 萃(齐)(四十三) ····· (119)	60 节(二十一)····· (156)
46 升(四十)····· (122)	61 中孚(?)(六十一) ····· (158)
后记····· (168)	62 小过(二十八)····· (160)
	63 既济(二十二)····· (163)
	64 未济(五十四)····· (165)

注:卦名前的数字,是通行本《周易》的卦序。卦名后括号中的数字,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名之后,括号中的字,为本书根据古易象义研求而得的古《周易》原卦名。

古 易 蠱 测

《周易》这部书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战国之初,它本来还是一部阴阳五行家的占卜书,七十子后学并不把它作为儒家经典,因此诸子引易辞为说者很少。战国中期而后,杂占纷起,而《周易》独尊。儒家弟子为张大自己门户,于是借故攫取其书,使之跻身于“经”籍的行列。《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说:“(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按:传文中的“易”系指策占,亦即易法。传称经文为“辞”,不叫“易”。)最后成为“圣人之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的一部法典,俨然越居六经之首。汉初子书,借事立义,常引《周易》为说,仍不脱六国人积习。东汉而后,“十翼”说出,附会经旨,纷繁丛脞,而经师不敏每为传文中游辞所惑,恹恹迷离,莫明其妙,乃误入象数之歧途。汉易既各守门户,流于烦琐,至王辅嗣(弼)出,乃尽去象数,说以义理,先秦易占原来面目,愈益模糊。晚近以来,时贤于此书每有论列,胜义层出,多所发明,惜仍有一“经”字横亘胸中,慎谨逾常,不敢疑所当疑。

六二年以后,我开始读《周易》。六六年以后,蛰伏斗室,韬光养晦,细心勾稽其书,不时有所发现,于是写为《周易校释》一稿,意在探赜索隐恢复先秦《周易》本来面目于万一,或得或失,此不具论。下面谨将个人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有关古易法以及易学史方面的一点想法和心得写下来,谬误疏漏,敬请专家及《周易》的研究者不吝赐教。

一、什么是“易”？

什么是“易”？这是个十分古老的问题了，从《周易》流传开来以后，人们便企图回答这个问题。已经散佚的早一些的易传是怎样理解的，现在不复可知，在《系辞》中至少有这样两种解释：（一）“乾以易知（知字误，待考），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二）“生生之谓易”。到了东汉末，郑康成（玄）接受了《系辞》及《易纬·乾凿度》（这部书很可疑，姑妄言之）的成说，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即易简、变易、不易。其实如就《左传》来说，“易”似还有一义，即平易。《左》昭十二年，惠伯曰：“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这里显然是“险、易”反义对举，可以算是第四义了。近年学者间亦引《礼记·祭义》“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一语来论证，认为“易之为官，盖掌卜筮。筮官曰易，因而筮官之书亦曰《易》”。然《礼记》晚出，且为孤证，但可聊备一说，似乎未能取信。

我认为，《周易》的“易”作为名词，它不可能“一名而含三义”，准确的含义应当只有一个。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我发现所谓《周易》的“易”，实即“策”字的借字。易、策二字音近，“易”古在锡部，与“策”同韵；“策”旧穿母，“易”心母，发声部位相近，而束、析同读，故从易之字或从析作。如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及马王堆汉墓《老子》甲本“策”字皆作𠄎，而《说文解字》虫部虺字下，引《诗·小雅·正月》“胡为虺蜴”，作“虺蜥”。又，易之可借作策，文献有征：

第一，《荀子·大略》：“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易，策也。

第二，《韩非子·八经·起乱》：“易功而赏，见罪而罚。”易，策也。

第三，《系辞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系辞下》：“是故易者，象也。”易，策也。

易之为策，汉初人仍或知之。如汉武帝《轮台诏》云：“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史记·礼书》：“能虑勿易，谓之能固。”又，《大宛列传》：“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以上诸“易”，都是指以“策”为占也。其后“策”字异体“筴”字出，复讹为“筮”，于是“筮”行而“策”被忽视，然而《史记》仍沿旧说，称《龟策传》。昔尚秉和氏曾揭其本师吴挚甫先生之言曰“易者占卜之名”，而“易简、不易、变易，皆易之用，非易字本诂。本诂固占卜也”。（《周易尚氏学·总论》）其说甚谛，可惜他未能进一步有所探讨。

二、古易法单卦为占

考察策占，必须接触八卦的问题。因为没有卦，就不能成象；没有象，也就没有繇辞，没有《周易》。因此按照《系辞上》所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还是有些道理的，虽然八卦与任何圣人无关。

我们认为，策占之兴，曾得到过龟卜的启示，而八卦的成象，同样与龟卜有关。已故郭沫若院长在他的著名论文《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即是卜骨或龟甲是以三枚为一组，一次卜用三龟或三骨，卜毕后储存。”这就是著名的“卜用三骨的启示”。古人什么时候发明用策（筴）来计数的，书阙有间，今已不可详考。但策占确乎是以“策”（神蓍之说晚出，绝不可信）为工具，根据一定的方式进行占算，占算结果出现单数（后来为七、九），就以“—”来表示；出现双数（后来为六、八）就以“--”（古文物中或作Λ状）来表示，经过三次占算便积画成卦，同时也就由“—”“--”形成了卦象。自然，这时的策占大约还不会象后来《系辞上》所说，“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那样复杂，三画成卦与

“卜用三骨”，这中间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我们猜想，策占初兴，最早出现的卦象可能只有六个，即震、坎、巽、离、坤、乾，这从《说卦》（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传，但马王堆帛书中已有之）的文字也可以得到证明：“帝出乎震，齐（斋？）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战乎乾，劳乎坎。”虽然后来有人利用了这点附会为卦气之说，但策占初行，古人质朴，他们似乎还不斤斤于卦象的正反，而把艮卦当做震，把兑卦当做巽（当然，艮其止，兑为说，这种象义的出现并不很晚），至于刚柔阴阳彼时似乎尚无端倪。因此，易传上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这自然是策占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认为：

第一，最初的易法比较简单，只不过是单卦为占，占人运用着从龟卜那里学来的一些常用占语，判断吉凶。如果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那么最早设的可能只是单卦，而不太可能是复卦。

第二，单卦卦象比较简单，象义重在指示吉凶，如“震来厉”、“坎有险”之类。至于“乾为天”、“坤为地”之说，出现得就似乎晚些了，因为天地本身与吉凶无关。

第三，《说卦》中出现的以震、巽为首的单卦序列，显然与“天地定位”、“天尊地卑”以及“乾坤其易之门邪”之类认识无关，它们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先出的几个单卦仅只预示占事凶吉，后者则儒家伦理色彩十分鲜明，这是应予指出的。

三、复卦为占

单卦为占，这是用策的低级阶段，形式单纯而又缺少变化。作为过渡，也许运用这种占术的时间很短。但是，正当龟卜日渐衰落之际，这种新兴占术为了取得更多贞事人的信任，于是“参伍以变，

错综其数”的复卦，在策占运用过程中偶然出现了。复卦的出现，是策占演变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使“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的占卜方式逐渐成为定制，而且二卦自重后所出现的复杂变化，既使占人感到可以涛张为幻，尽量施展其“神鬼不测”的伎俩，同时也使贞事人感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所产生的一种奇异力量，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系辞上》说：“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系辞下》也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些赞辞说明，重卦之后，占人很快运用起这种新方法（变），而且得心应手，为策占的广泛流行创造出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重卦之初，我们认为正如八卦并非同时出现的一样，六十四卦也不是某个占人（不管他是“筮人”，还是史）一次全部重叠起来的，而是经过在实际运用中不断丰富发展，最后才全部完成的。可以认为，单卦为占的时候，它是使用“三占从二”的传统方式，重视“对贞”，或者叫“正反卜”，这是《洪范》里介绍过的，也是龟卜中经常运用的一种古老方式。而重卦之后，策占的方式方法相应地发生变化，卦象的重要性突然显现出来，即单卦为占时的象义已经不能满足复杂策占的需要，新形式需要更丰富的卦象象征意义。于是“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之类的新象义出现了。而“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或是“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都可以为占人的荧惑之辞，提供出可以感知的理论依据。

复卦为占，重在“八卦相错”，二卦象义在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因此重卦之初，特别重视内卦，称之曰“贞”，同时也注意外卦，称之曰“悔”（《说文解字》卜部字作𠄎）。从《洪范》看，所谓“卜五，占之用二，衍筮（弑）”；

卜,即是通过龟兆观察“雨,济,涕,雾,克”(以上据方孝岳《洪范古文说》)这五种征象;占,即是经由“贞,悔”观察易象。

我认为,复卦为占的时间是比较长一些的,具体期限虽然不好臆测,但无疑到了六十四卦大体已经齐全的时候(卦名未必齐全),复卦为占已达到高潮。《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其卦遇蛊。……蛊之贞,(风)巽也;其悔,山(艮)也。”左氏所记虽不必即为僖公时事,但复卦为占确实是策占史上重要的一环。

四、爻说兴起与之卦为占

从策占演变本身来看,很可能到春秋前期仍然是以单卦为占。其时占法简单,特别重视“衍贰(貳)”,因此也特别重视“三”这个数字,如《左传》昭公五年、十二年传中所出现的。当时的象义,也即卦象本身的象征意义,也绝不似今传《说卦》那样繁杂,每个卦仅仅具有两三个象义,如“坎有险”、“坎为矢”,等等。至于后人所谓的八个纯卦(即八卦各自重叠)中的乾、坤两卦,只不过是象征着吉利(从,坤)和不吉利(不从,乾),或是乾为大、坤为小而已。后来《系辞》中屡见不鲜的赞扬乾坤的话:“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把乾坤放到“易”同等地位之上,这是春秋占人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及至战国,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化,随着“陪臣执国命”“政在大夫”情况的出现,策占本身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贞事人不再满足于卦象方面倘恍迷离似是而非的臆说,而要求更为具体的实际根据。于是,以爻说为基础的以“之卦”(以此变彼谓之之。之者,往也)为占,即同时以两个复卦进行占卜的新方法出现了。《左传》一书多诬妄不实之辞,所记策占史事也绝不可凭,但它所记的之卦为占,却为后人留下了绝好的文

献资料,例如:

(一)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筮之,遇观之否。

(二)闵公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

(三)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筮之,遇大有之乾。

(四)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

所谓之卦,其实就是为了突出“爻”的作用。如例一中的遇“观之否”,即是以观为本卦,而以否为之卦,说明观卦的第四爻为变爻,即应以该爻爻辞判断吉凶。所以《左传》下面接着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正是今传本《周易》观卦第四爻的爻辞。此外,如僖公二十五年,襄公二十五年,昭公五年、七年、十二年,哀公九年以及《国语·周语》等条,便都是以之卦为占了。

突出爻,实际是为了更具体地把吉凶的意义通过爻辞表示出来。《系辞上》:“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变而玩者,爻之辞也。”(《周易集解》)强调“爻之辞”,说明《周易》这部书已经出现了,爻辞已经固定了,问题在于如何占得本卦,又为何去占得之卦了。

战国初期,之卦为占刚刚盛行,占人在判断吉凶的时候,仍然是以卦象为主要依据,爻(指“爻者,言乎变者也”的爻)辞仅只做为参考,因此《国语·晋语》才说:“闭而不通(指卦象),爻(指爻辞)无为也。”至于《左》《国》里面解释卦象吉凶,也仍然是运用“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的理论。而那本著名的《师春》(《左传》策占诸说的原始依据)书中又何尝有一字说到什么爻性和爻位呢?

《系辞下》说:“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这是指爻象。“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这是指爻位。爻象爻位之说出,立即为阴阳五行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并逐渐获得贞事人的承认,“周易”很快便风行一时。

五、《周易》的编纂成书

《周易》这部书是什么时候编成的呢？这是个十分重要而又很难回答的问题。

司马迁说：“西伯拘美里，演周易。”（《自序》）司马迁的父亲曾经“受《易》于杨何”，为汉初少数传《易》者中间的一个。然而司马迁之所谓“演”，不过是推演的意思。（自然，《周易》到汉武帝时已经成为“经”书了，文王与策占也根本无关。）但是到了班孟坚，便十分肯定地说：“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汉书·艺文志》）从此文王作《周易》的事，便被后学承认下来，有人又拉扯上周公、孔子等，夷考其实，并非如此。

近年周原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周人占卜龟甲，其中有文字的多达二三百片，专家认为“商周甲骨在卜法上虽非同一系统，彼此仍有影响”。而再结合《尚书》中的《金縢》、《大诰》、《洛诰》等文献资料来看，可以肯定“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文王，在当时还不可能按照阴阳五行观念去“演周易”、“作上下篇”。（近年来一位考古专家发现商周甲骨上刻有数字符号，认为即是古代的“卦”。然而数字中似乎很少“九”字，“一”字又很多。甲骨以外又见之于陶器及箭镞上，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西周之初，有否策占虽不敢必，但到东周之中期，应当说重卦已经逐渐出现了。复卦为占，重在观象释卦，占人解释卜问结果，可能运用简单的“繇”，但是没有什么“卦爻辞”。《周礼·占人职》：“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坤乾之义，《坤乾》之义与《连山》之义同；《坤乾》之义与《归藏》之义同；《坤乾》之义与《坤乾》之义同。”这里还没有提到“经文”，而只是说，“（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或许少前于《周礼》的如山西侯马盟书，已经“卜”“筮”对举，“（卜筮类 303:1）卜以吉，筮□□”，而不证以“繇”。再看或许少后于《周礼》